

### 瞄准射击

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,可是这个要领,中国人掌握起来,很是费了些工夫。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,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,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,惟独对于瞄准射击,不甚了了。1860年,一个英国军官来访问了,在他的眼里,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,他们朝前放枪,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,装子弹的时候,姿势更是危险,径直用探条捣火药(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),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。

过了三十余年,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,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,用后膛枪武装起来,可是,士兵们的枪法,却进步得有限。闹义和团时,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,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,装备很是不错,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,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,而且身上横披斜拉,挂满了子弹。可是,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,在战斗进行期间,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,却很少能伤到人。由此看来,一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,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,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。董福祥的军队如此,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。中日甲午之战,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,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,丢弃的武器象山一样,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,门户洞开,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。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,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,一发接一

史海钩沉

张鸣著

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



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,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。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,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。在书中,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,把晚清到民国有关争议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道来:讲风流政客陈公博、警察头子赵秉钧,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……

发,等到子弹打完了,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。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,并没有多大的改观。

进入民国,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,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,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,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。张勋复辟,段祺瑞马厂誓师,说是要再造共和,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,曹锟的第三师,李长泰的第八师,都

是北洋军的劲旅,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。英国泰晤士报记者、北京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,他写道:“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,战火最为炽热。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。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。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,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,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。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,一直持续到中午,然后逐渐减弱,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。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,大队士兵层层排列,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千上万发子弹。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,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、厚六英尺的皇城墙。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,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。”最后,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,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,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,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,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。

中国军队,自开始现代化以来,所要对付的对手,基本上是些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叛乱者,双方碰了面,只要一通洋枪猛轰,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。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,这套战法就不灵了。不过,打着打着,大家逐渐认真起来,终于,枪法有人讲究了。到了蒋介石登台的时候,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,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,从心态、姿势到枪法,尤其强调瞄准射击。

从士兵的枪法来看,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,非得自己人跟自己人打够了,才能有点模样。

### 巅峰只欠一跳

我入学时,京华中学和京华商业中学都在御茶之水,和今天仍然存在的顺天堂医院隔着一条大道,堪称近邻。那时御茶之水的风景,正像京华校歌里的“惟我茗溪……”那样。稍微夸张地说,可和中国的名胜媲美。

关于御茶之水的风景,以及我在京华中学一、二年级时的情况,当时我的朋友曾在昭和二年(1927年)毕业生同窗会的会报上写过,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一下。

当时御茶之水的大堤是……水凌凌的丛生杂草,那香味是令人难忘的。挨到了下课时间,我们从京华校门解放出来,慢慢地、小心地走下陡坡的大堤,找个没有落水危险的地方,把书包扔到草地上当枕头,顺势躺下……这只是因为我不想立刻回家。能理解这种心情的朋友就是黑泽明。黑泽的运动神经几乎等于零。他练单杠时,两手攀住铁杠,脚尖拖在地上,身子硬是提不上去。这使我很不愉快,但有什么办法呢?他的语调像女人。

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,那时候我身上还有许多女里女气的地方。我想,可能是被称作“酥糖”的时代自娇自宠惯了,甜得过了头,这才使人感到有酸甜甜。除了这样安慰自己外,还有什么办法呢?

总之,让我感到吃惊的是,我的自我认识和别人心目中的黑泽是截然不同的。

从自诩为少年剑士时起,我自以为已很有一番男子汉气概了,可是结果呢?这篇文章却说,我的运动神经等于零,对这我不能不提出抗议。

我的腕力弱,吊在杠子上

人物传记

黑泽明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,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,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,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,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,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,娓娓道来。

无力把身体提起来,这是事实,不会俯卧撑这也是事实,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运动神经是零啊。

对于不十分重视腕力的体育项目,我可是相当拿手呢。我的剑道已达到了一级水平。垒球呢,我能投出让接球手害怕的球——我当击手,处理滚球之妙众所周知。游泳方面,日本的水府派和观海派我都学过,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外国的自由泳,尽管速度不快,可是按我这个年纪来说,游起来还不

### 离家出走

烧饼带着笑笑去了毕建国那里,是一股气把她一下子顶到了那里,她没地方去了,但她觉得自己一定要离开那个家。烧饼一路拽着笑笑到了毕建国那里,虽然笑笑不愿意去。毕建国在小镇的北头住。也就是说,她一直拽着笑笑从镇子南边走到了镇子北边。毕建国开的小杂货店就在一个十字街口,杂货店里什么都有的卖,世上有什么他都会弄来卖。只是他的店面太小,进去人都转不过身子来,小店上边二层还有一间房,晚上的时候毕建国就睡在上边二层的那间小房里,这二层上的房里也乱得不能再乱,除了一张大床就是一张桌子,地上也都堆满了各种杂货。傍晚的时候,烧饼带着笑笑出现在毕建国的杂货店前。

烧饼和笑笑每个人都抱着两个很大的包袱,里边鼓鼓的都是她们的衣服,她们既不是贩旧衣服的小贩,也不是从远道来投亲靠友,她们一旦带着衣服出门,就说明事态的严重性。

烧饼要笑笑先去毕建国的杂货店对面的洗染店那边等着她,她先进去和毕建国说话。这时候小镇里已经灯光闪闪,只不过是白天还没完全黑,那些灯光倒显得有些暗淡而模糊。“毕建国。”烧饼站在杂货店门口小声叫了一声毕建国。

毕建国此刻正在地上做什么,刚刚有人来买过接水暖用的三通,把一串三通都打开了,毕建国正把散在地上的那些三通再一个一个穿起来,叮叮当当的。“毕建国。”烧饼又叫了一声。“啊哟,啊哟,啊哟。”毕建国抬起头,他想不到会是烧饼,他

家庭小说

王祥夫著

小说月报杂志友情推荐



董老师发现笑笑不是自己的孩子,就把老婆烧饼和笑笑从屋里赶出来。恰恰他的女人烧饼水性杨花,她带上女儿去找相好的男人,却没有一个收留她们。这时,笑笑不见了,后来被人发现的时候是在洗浴中心。十五岁的笑笑,已经是个不正常的孩子了……

想不到烧饼会在这种时候出现在自己的面前,他一下子跳起来,两下子已经跳过来:“乖乖,董老师的老婆,你怎么知道我这儿想啦?”毕建国烧饼笑着。“我离家出走了。”烧饼气冲冲地对毕建国说这事想必你也听说了,我和我女儿已经被董文明赶到外边住了一个多星期了,这回好,我没地方住了,他请我回去住我也不会回去了。“那好呀,你就住我这儿。”毕建国笑嘻嘻地说,这样一来我连老婆都不用讨了。

“笑笑也跟我出来了。”烧饼回头看了一下,说这回她想带女儿在这里住一些时候。

“你说那怎么行?”毕建国说烧饼姐你什么意思?想硬派给我一个闺女?那可是董老师的,毕建国又笑嘻嘻地说就我那样一张床,你女儿睡在旁边咱俩还怎么干事?”

“你怎么正经,我和笑笑真没地方去了,董老师不认她了。”烧饼说毕建国你那张大床睡三个人也不会太挤。

“你女儿多大?”毕建国想让自己正经一点了,既然烧饼出了这种事。他还从来没见过烧饼的女儿,他也朝那边看了看。对面是洗染店,洗染店前是一个花坛,里边种着玫瑰。

“十五了,我这辈子让她给害死了……”烧饼一直很怕毕建国知道自己的真实岁数,但这会儿她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“啊呀!”毕建国果然马上就叫了起来,说怎么会?你瞎说吧?你女儿怎么会十五?你瞎说不是,你女儿十五,那你该多大?你多大?”

烧饼说这种事还有瞎说的,告诉你,我都四十了。

毕建国就又叫了起来,说如果真是这样他可吃亏吃大了,问题是,他毕建国才二十五。毕建国的眼睛即刻瞪圆了:“你真比我大十五?”

烧饼倒笑了起来,她看着毕建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“你还笑,你是占了便宜了,你这是老牛吃嫩草。”

“你个死毕建国,你吃什么亏?你睡我从来都是白睡,从没花过一分钱。”

“我当然吃亏,你比我大多多我当然吃亏。”毕建国说。

### 圣安娜教堂

直觉告诉我没错,圣安娜教堂就是问题的关键。他专注地看着版画,然后问我是不是还能看到上面有什么别的奇怪的地方。

“圣婴耶稣的位置,是在圣母的右边的。”他说:“这很不正常。在阿拉贡地区,大部分这个年代的哥特式圣母像中,圣母都是将圣婴抱在左手边的。”

“另外一个线索!”奥里奥将三块版画立在桌上,将外面的两块小的摆在大的那幅前面,并形成了一定的夹角。

“你看看圣婴的手指向哪里?”“正好指向了那个圣棺,圣塞普尔科。”

“在一个棺材里面,而且是在圣安娜教堂主圣坛左边的那个祈祷室。”奥里奥叨念着,“就是那个圣塞普尔科祈祷室!”

“那我们怎么能让他们同意我们去掘开呢?”

“我去跟母亲商量一下,”奥里奥说,“我肯定她能够说服神父。”

我们借助铲子和铁锹,把祈祷室里的那个上面刻着僧侣形象的墓碑挪动了,结果却让人失望,里面只有一堆人骨。于是我们又继续在圣坛里尝试找这个入口。

我们在大神坛旁边找到了四块有着十字架标记的石碑,估计是这个教堂里曾经做过教区神父的红衣主教的墓穴。撬开前两块石碑时,里面空空如也,当我们撬开第三块时,突然发现里面有一条狭窄的楼梯,我们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点燃了。

里面的这间房子面积似

悬疑小说

乔治莫里斯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克里斯蒂娜是个律师。27岁生日的那一天,她收到了两枚戒指。一枚是她那个有钱的做证交所代理的男朋友送给她的订婚钻戒,另外一枚是有人通过匿名信寄给她的,那是一枚神奇而古老的红宝石戒指。令她难以预料的是,那枚红宝石戒指把她卷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离奇冒险之中……

乎比屋顶还要小一点,顶拱下面的墙壁也比较矮。在屋子最里面有一个石头的神坛,放着几个小盒子。

“这里看起来没有什么宝物。”我说。

奥里奥请我出去喝点东西,在饭馆里突然问我:“在地下室的左边墙壁上,有一块石画,上面刻着朝圣的情景。这块石板很大,就像一块大石碑一样,而且它的大小估计正好可以通过一个人。”

“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?”

算吃力。打高尔夫,我击球的确差劲,但也不是不可救药的。

不过,在我的同班同学眼里,我的运动神经等于零,这倒也难怪。因为京华中学的体操项目是由退伍军人任职的教官指导的,他们只重视腕力。

有一天,那个绰号叫“铁扒牛排”的红脸教官让我练单杠。我两手抓着杠子吊不上去,他冲我大发脾气,想硬把我推上去。我火了,一撒手从单杠上掉下来,把铁扒牛排先生压在沙坑里。结果,铁扒牛排成了撒满沙子的炸牛肉了。这样一来,这个学期末,我的体操分数得了零,创京华中学成立以来的新纪录。

不过,铁扒牛排老师上体操课时也有过这样一件事。他教跳高采取比赛的方法,撞掉竿的就被淘汰下去,看最后剩下谁。轮到我跳了,我刚一起跑,同班同学就哄堂大笑。当然,他们估计准是我头一个把横竿撞下来。出乎意料的是,我轻松越过了横竿,大家为之一惊。横竿逐渐上移,撞掉横竿的人也逐渐增多,敢于向横竿挑战的人自然越来越少。然而,挑战的人中间总有我。

看热闹的人们寂然无声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居然出现了奇迹: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挑战了。铁扒牛排也好,本班同学也好,一个个无不呆地看着我。

我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姿势跳过横竿的呢?因为,开头我每跳一次都听到他们哈哈大笑,我想,我跳的姿势一定非常奇特。

这件事,至今我都觉得很费解。难道这是一场梦?也许是天使哀怜我体操课总得零分,给我背上插上了翅膀。

“在圣坛的地下室怎么会刻上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石壁画呢?”

“难道是为了说明它们是有关联的?”我不太肯定。

“当然咯!”他的嘴边浮现出胜利的微笑:“那一定是另外一个个地下室的人口,那个最古老的地下室,那个我们从地面上是无法直接进去的地下室。一定就在那里了!”

这一次,就凭借我们两个人的力量,加上得力的工具,那块石碑竟然被我们撬动了。我们也没有费太大的力气,就把它彻底挪开了。眼前果然出现了一个黑洞,奥里奥将蜡烛聚到洞口,然后回头看着我,微笑着把手伸向我,然后给了我一个吻。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完全无法控制了,我们两个人单独享受这个时刻实在是太美妙了。奥里奥做出一串绅士的优雅动作,似乎希望女士优先,让女士先看到这个令人激动的宝藏,但是我觉得自己尽管有着极大的好奇心,但还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先钻进去。看着脚下的蜡烛丝毫没有异样地燃烧着,我稍稍低头,跟着他走了进去,看来这黑洞里是个下行的楼梯。我将蜡烛拿到前面,放在腰以下的部位。看到它没有熄灭,我的心中也感到很踏实。为了能将前面的路照得亮一些,我把它又举到了头上。奥里奥马上拿出了电筒,帮助一起照明。这个屋子比刚才的那间地下室更小,屋顶上是两个半圆拱,中间是一串三根柱子。奥里奥给我解释说这个可能就是类似哥特式的一种建筑风格。但是这个时候,关注这些细节还有什么意义呢!当看到这个地下室里面的东西后,奥里奥惊呼道:“宝藏!”